

◎零时差·春节

# 那年“春晚”说相声

陈 九（美国）



说相声

我写过《与杨春霞纽约唱戏》《与言兴朋纽约唱戏》和《与吴天明纽约拍戏》，最近偶然翻出一张旧照片，是与著名京剧小生黄正勤，在纽约说相声。

我记得这事。提起黄正勤有点口冷，名气远不及前三位，但要说他在梨园界也戳一份，业内无人反对。一来他是京剧名旦黄桂秋的公子，黄桂秋自成一派，弟子有言慧珠、李玉茹、童芷苓、金素雯、顾正秋等。二是小生演员本来就不多，才子佳人需要小生，才子就是小生，改现代戏就用不上了，这恐怕是“口冷”的重要原因。若论唱功，业内公认黄正勤自有所长。几年前巧遇小生名家李宏图，提起黄正勤，他也就，黄先生刚中带柔，风情万种。我特意又听了黄先生与叶少兰唱的《罗成叫关》，头一句“勒马停蹄站城道”是高腔，叶先生直冲霄汉，真好。黄先生则把罗成的悲愤揉进去，各有千秋。

那年冬天，有位侨社会长找我，说：过年了，得搞台春晚，九兄你来这个，拜托了拜托了。会长为人宽厚，遇事都先自己扛，这次连说两个“拜托”，令人动容，成事往往因不忍负人。可咱只是爱好者，张罗一台晚会可不容易，得找演员吧，得落实节目吧，弹琴的、拉弦的，要面面俱到。好在那时不必谈钱，朋友们积极性很高，名角名票名曲目，都真家伙——上过卫视的小品，高派山东快书“当哩个当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好汉武二郎”，流行歌曲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”，还有古筝独奏《战台风》，呼啦啦真跟刮风一样。京剧？有啊，有有。

古老的太阳女神羲和载着十个太阳路过，无数的光洒落在海面，变成千千万万个太阳，包裹着海上驰骋的英雄般的舵手，温暖着远方的依依，也照耀着重返家园的我。

我不是掌管海上巨轮的舵手，我是草原上驾驭骏马的骑手。在日照浩荡无边的大海上，皮肤粗糙的年轻舵手，这样告诉我。小城日落落下一场急雨，天空蓄满了乌云。花朵、树木、高楼、行人、尘埃，一切都湿漉漉的。这是我第二次来，二十年光阴过去，它似乎并未发生太多改变，仿佛一粒被遗忘在金色海滩的珍珠。从辽阔的海面上吹来的风，依旧是潮湿的，夹杂着海水腥咸的气息。伫立在这片安静的海域，我想起女孩依依，我们曾在海边一栋白色的“城堡”里，度过美妙的时光。那时我们都还年轻，我刚刚辞职读研，依依则在家备战考研。一场英语补习课，让来自不同境遇的我们，奇妙地相遇。依依的父亲在海运公司担任部门经理，性情温和，气质儒雅。母亲则幽默风趣，有着大海般开阔的心胸，能将一切世俗的烦恼，化为无足轻重的尘埃。这幸福的三口之家，犹如日照海滨森林公园中挺拔的水杉，以其强大的定力，面朝大海，静享海风吹过的每一段时光。

我在梦里经常返回那座“城堡”，许多年过去，我已记不清它是白色石头砌成的房子，还是漫长的光阴悄无声息地做了篡改，将它涂抹成

“这几天，多情况，勤了望，费猜详。不由我心潮起落似长江”，大段的二黄，那叫地道。正庆幸一场晚会就算拿下了，只听有人插话：九兄，没相声耶？嘿，真有抖机灵的。早想过相声问题，正观春晚怎能没有相声？我个人对相声更有独爱，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，大我十来岁，先师从陈笑霞，经陈举荐又进京做侯宝林先生的学生，住进侯家，师父手把手教他道口辙。我俩不一块儿长大，他归他妈，我归我妈，但只要见面，就听他盘段子练贯口。我七八岁被他洗脑了，居然也能背上几套经典段子。那年回国他带我去谦祥益小剧场听相声，说你要心痒，哥陪你一段，给你捧哏？我心里没底，连忙婉拒，现在想想可惜了。几年后大哥突然病逝，早知真该跟他说一场。

之所以没安排相声节目，因为找不到人。能找都找了，翻书似的翻个遍，都有点不知轻重了。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那时正巧来纽约，我马上托人诚邀，可老人家车马劳顿，婉拒了。完全可以理解。要说也有意思，当年来此的艺术家，哪行的都有，如上面所列诸类，就没说相声的？这天酒桌上，我忍不住发牢骚，说本想安排相声，可找不着说相声的人，恨不得自己上，又没捧哏的，你说这。话音未落，有位先生发话，我给您捧哏行吗？他高个长脸，嘴上明显带着功夫。旁边马上有人介绍，这位是上海京剧院的黄正勤黄先生，黄桂秋的公子。我眼前一亮，哎哟喂，黄先生，曲戏不分家，您不是酒话吧？不是。我再盯您一句，咱可说正经的，这活您能接？能接。哎哟喂黄先生，这怎

么话说的，那敢情好。

别耽搁，当即决定采用冯巩、牛群的《小偷公司》，包袱足，环环相扣能抓人。我特意把段子打印出来，冯巩的词绿色，牛群的词红色，对黄先生说：红的我早背肚子里了，您把绿的记住就行。哦，我绿您红，我绿云罩顶，您桃花朵朵开，哪说理去呀？我俩哈哈大笑，这就入戏了。排戏可不都这样，戏里大于戏外，黄先生一听就是行家。于是约好三日后碰头走一遍，争取一枪过，到时他长袍我西装，一亮相就带着喜庆。

没想到出了点小状况。唱戏与相声最大的不同是，对白节奏上有差异。唱戏对白不能太快，都运着气上着口，太快非憋出毛病。相声恰恰相反，对话得贴着走，这才能把气氛搅圆了，虽然俩人说，也得像一台大戏，一点不显单薄。问题就出在这，黄先生习惯走戏路，接话老慢半拍，我话音落地，他顿一下才发声。比如我说完“我们成立小偷公司”，他得马上接“呦呵，小偷还有公司”，以示惊讶。如果顿一下，那怕不到一秒，节奏就乱了，观众都想到了，您还没说，让观众等，兴奋早就散了。练了几次，我没言语，最后还是黄先生自己醒过闷来，说听着像唱戏，不大对劲。我赶紧说咱就聊天，甭想别的，台词差不多就行，按聊天路子走，一句得顶上一句。

好嘛，开演那天满堂彩。会场选在新泽西州绿原镇的喜来登酒店，与曼哈顿一河之隔，灯火相望。有人说您等等，不是纽约说相声嘛，怎么改新泽西了？是这样。纽约州、新泽西州、康涅狄格州，三州均处哈迪逊河入海口，统称“大纽约地

区”。这一带华人是一家，每遇节庆，共同分享节日的喜悦，说纽约并不为过。主持人话音一落，我和黄先生依次登场。“我想死你们了”，黄先生这声叫得很到位，一下把观众热情点燃。我还担心人家慢半拍呢，黄先生真不含糊，托得住、贴得紧，把小气氛给你整的，嗷嗷叫，观众已太久没现场听过相声了。

前半截一路长红，厅堂爆满。观众异常兴奋，叫好的拍照的，还有上台献花的，哪有演一半献花的？咱接是不接，不接对不起观众，接了戏断了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，赶下半截快高潮了，往上推了，黄先生突然把词忘了，“哼哼哈哈”跟我对付。也不能怪他，时间太短，背全本实属不易。我一看，别拘着了，能接哪接哪吧，接不住的干脆省略。最后总算有惊无险，居然瓜不留痕一通到底，说满堂彩一点不过分。何谓“满堂彩”？相声界有个习惯，不返场不能算满堂彩，观众不让下台，再来一个，这才名副其实。问题是我俩毫无准备，谁想到会返场呢？我跟黄先生嘀咕，侯先生的《醉酒》您可记得？记得。那咱来这个小段，您跟着哼哈就行。那天节目样样好，名角名票名曲目，论点睛之笔，不是吹，还得算我和黄先生这段相声，散场时观众相拥点赞，生扑啊，走不动道。

分手时说好继续合作，不必等下次春晚。孰料这天黄先生突来电话，是从马里兰州打来，说孩子在那边做生意，他已匆匆移居马里兰了。我掐指一算，该地距纽约八百余里，除非八百里加急，再度同台恐难上加难，忙说：黄先生咱这么着，哪天您回纽约，我攒个局，选您熟悉的段子再说一回。黄先生应承着，我呵呵着，心里充满无奈。

眼看本地娱乐生活日渐丰盛，屡有各路大腕前来献艺，相声已不再稀缺。但每每临场，我脑海仍会浮现当年纽约说相声的情形。朴实无华的表演，真诚纯情的岁月，当艺术来自心灵与天作缘，不含其他因素，一定会沉醉难消。沉醉才是年华的价值。自那以后，我再未说过相声，也没有黄先生消息。不必告诉我他现居何处，那场尽兴，与我同在。



亲这一词语，全部意义的总和。

因常年风吹日晒而皮肤黝黑的年轻舵手，已经许久没有遇到人了。壮阔的大海将孤独注入他的血液。于是他跟海上遇到的任何事物对话：天空、云朵、飞鸟、群鱼，或者海草。他熟悉它们，犹如熟悉自己的亲人。他相信两个月前落在甲板上的某一只海鸥，就是此刻与轮船并肩翱翔的那一只。他记得每一片飘过窗前的云朵，它们会在第二天的黎明，重新诞生在海上。清幽的月光每晚都会洒落船舱，将隐匿的尘埃一一照亮。太阳也会如约而至，在起伏的浪海中，画下波澜壮阔的画作。

年轻的舵手和海上萍水相逢的我，喋喋不休地说了许多话。他向我介绍操作台上的每一个开关、指针，告诉我能舵、舵机、转舵机构、传动装置、操控控制系统，它们究竟怎样合力控制一艘巨轮，在汪洋大海上勇往直前。他还告诉我哪儿潜伏着暗礁，哪儿将卷起一场风暴，要如何巧妙地躲过凶猛的浪涛。而在无数远离陆地又没有手机信号的日子，他只能仰望苍穹，与星空对话。夜晚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他的知己，隔着遥远的距离，彼此深情地注视。而那些在陆地上日夜思念他的家人，虽相隔千里，却借助梦境，相逢于大海。

在海上勇敢对抗风暴的年轻舵手，让我再次想起了依依，和她已经去世的父亲——为祖国洒下血汗的、曾经年轻的舵手。他们都已离开这座海边的小城，但在梦里，却一次次相聚于此——这永恒的故土与家园。古老的太阳女神羲和载着十个太阳路过，无数的光洒落在海面，变成千千万万个太阳，包裹着海上驰骋的英雄般的舵手，温暖着远方的依依，也照耀着重返家园的我。

此刻，我们在黄海之滨的日照小城相聚，犹如一滴水，融入另一滴水。

馋猫鼻子尖，一听说有鱼，立马吊起了我的胃口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密云水库我去过，大约四十年前。那时我刚到北京读研，科里组织春游，周末借了辆大车，每人带点火腿肠、水果、面包和饮料作为午餐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对密云的具体印象随着年代的漂移，已非常淡薄。在小河边长大的我，依稀记得水库巨大无比，浩瀚缥缈。

这次再访密云，是工作需要。我起了个大早，尽管有点堵车，还是顺利提前赶到。医学部的肖老弟告诉我，密云水库的鱼不错，应该留下来尝尝。馋猫鼻子尖，一听说有鱼，立马吊起了我的胃口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喝着里下河的水长大的我，是吃小鱼小虾长大的，对鱼情有独钟。长大了漂泊海外，走南闯北，不夸张地讲，我吃过的鱼不少，唯独密云水库的没尝过。

当地朋友非常热情，带我去了食堂，一袋烟的功夫，端上一桌子饭菜，全是本地食材。先上了一道清蒸翘嘴鱼（南方也称白条），鱼很大，估计有五六斤，端上来后香气扑鼻，我也没在意，无非是出锅时，加了香油之类的调料。刚开始吃，我比较文雅，没敢挑最好吃的部位，先随意选了眼前正对我的中段，想不到，一下筷子，揭开鱼皮后，鱼肉雪白雪白的。一般的鱼，如果鱼肉非常白的话，会夹杂着细的纤维样的东西，往住是黑的，可眼前的鱼没有。与海里蓝金枪鱼的人口即化相反，这鱼鲜嫩，肉质极富弹性和张力，口感极好。富有弹性的鱼肉，让食客嘴巴里的味觉和触觉都受到了温柔的刺激，仿佛是一种极富诱惑的挑逗。吃了一块，忍不住又想夹下一块。我吃过太湖、都江堰，还有老家里下河地区生长的白条，不得不承认，密云水库的更胜一筹。

为什么密云水库的鱼，肉质极富弹性？这或许与水库无比宽广的生长环境有关，在这里生活，鱼得有强壮的肌肉。另外或许与脂肪含量高有关，细细探究的话，没准是个博士论文的课题。

刚品尝完清蒸翘嘴鱼，红烧胖头鱼又上来了。与清蒸鱼相比，红烧鱼味道自然重了点，鱼肉的鲜美之外夹杂了各种调料的味道，可细细品来，它独特的香气还是盖不住。出于好奇，我仔细观察了一



水库

## 一屋阳光

高明昌

冬日的傍晚，阳光收敛了白亮的的光芒，落地前，射出泛红的颜色，像橘色的灯光，不管什么东西被它照一会儿，都分外温馨。落地的阳光房里，老母亲坐在那把藤椅上，向着南方，微微地仰着身体，半睡半醒地，沉浸在舒服的享受中。我轻开玻璃门，想进来，母亲却醒了。她睁眼、浅笑，轻轻问我：你回来了？我答：是的。接着轻轻地问：阿妈，这里暖哇？母亲说：暖的，暖得人都懒洋洋，睡着了。

母亲双手攥住椅子的左右把手，想站起来，我摁了摁母亲的肩膀说，您坐着。拉过一条矮凳坐下，我与母亲对望了一会儿，随后就一起闲聊起来。母亲说小女儿装阳光房，现在发现极好，应该是为了照顾她的。我说小妹自己也要暖的，我们大家都需要，不是专门为你装的。母亲听罢说，大家都暖了，不过在这里坐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她。

小妹回来，推门第一声问我：阿哥，阳光房里暖哇？

我说：暖的。小妹挡住嘴巴轻声说，来这里的人很多的。

吃饭时，我问了母亲。母亲告诉我，每天上午九点多钟，南宅阿山的老婆一定会来，像是定时的钟

下，好像出锅时，大师傅并没有淋芝麻香油。我喝了一大口啤酒，在嘴里漱了几下，仔细清理一下口腔，然后喝一口矿泉水。仪式完毕，我又夹了一大块鱼肉，慢条斯理地细细品嚐，确实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独特香味。是种自然的香味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心情舒畅。这种香不是单一原料构成的，有质感，有层次。

主人大概看出我的惊奇，他讲道，市面上有好多自称水库鱼的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水库鱼。密云水库鱼不是一年四季可以捕捞的，只有九月底到来年四月初可以，并且只有持证渔民，在接受严格执法检查的情况下，才能捕捞。现在政策非常好，有证的渔民捕鱼已经不收任何费用了。紧接着，他调转话头，要考考我，问道：你觉得密云水库鱼如何？我答道：不是一般的好吃，而是非常好吃。我接着用科学家的思维分析：密云水库的鱼是真正的野生鱼，因为它给北京市几千万人供水，容不得任何喂养的人工饲料。鱼完全是靠在自然环境中自己觅食生活。由于密云水库鱼的脂肪含量高，在高温烹任下，分解成各种不饱和脂肪酸、芳香脂和甘油，因此在加热时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香味。另外高含量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核苷酸、矿物质等在烹饪过程中也会发生化学反应，形成不同层次的鱼香。当地的朋友听我这么一分析，点头称是。他告诉我在密云生活了几十年，只要一动筷子，就能分辨出水库鱼和别的鱼，靠的就是鱼独特的香气。真乃英雄所见略同。

离开密云好几周了，那香味一直在我脑中萦绕，下次找个借口还得去一趟，再好好品尝一下密云水库鱼。我又突发奇想，找个机会，买几条带回老家，请大师傅做成大鱼丸，估计味道会非常鲜美。



水库

表一样。一来就拉过椅子坐下，然后开始闲扯。先扯天气，扯庄稼，扯蔬菜，最后扯到人，扯到孩子。这一切，在她们眼里，顺遂美好。到中午时分，她们才从阳光房里走出来。

下午，母亲午休后的一两点钟。来阳光房的人就会有三四位，与母亲同辈的人，比母亲小一辈的，都是女人。在阳光里，说的都是她们美好的过往，挑担时肩胛蜕皮的尴尬，种菜时筛选菜种的犹豫，脱粒时夜晚灯光的亮堂。既相互提示，又相互补充，不断完善着各自的故事，也完善着各自的人生。

时间很快到了四点多钟，有人提议差不多了，明天再来，就各自回到自己家里去。

我问母亲，如果太阳不出来，落雨的天气呢？

太阳不出来一点也不影响，下雨她们是撑着伞过来的。母亲说：大家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就是阳光不出来，也是暖的。我听完这话，就怔住了。这是母亲说的话吗？这是双关语。母亲没有读过书，哪里学的修辞？自此我明白，最好的修辞就是生活，美好的生活才会创造出美好的句子。

（本版图片均由AI生成）